

应爱重生

上册

最美好的东西，
永远只会出现一次。
抓住！你就赢了！



Duo Duo Wu

朵朵舞——著

应爱生 重生

应爱生 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（杭州）



应爱

Duo Duo Wu 朵朵舞 —— 著

重生

[上册]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应爱重生 / 朵朵舞著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7.9

ISBN 978-7-5500-2431-1

I. ①应… II. ①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15693号

应爱重生

朵朵舞 著

出版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袁 蓉
封面设计	小丸子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	22
版 次	2017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字 数	360 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2431-1
定 价	55.00 元 (全二册)

赣版权登字 05-2017-378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contents



<i>Part 1</i>	002
神秘布偶	

<i>Part 2</i>	074
勇闯娱乐圈	

<i>Part 3</i>	164
时光之旅	

<i>Part 4</i>	246
Kiss kiss	

Part 1

神 秘
布 偶

时代广场十八楼宽敞的大厅里坐满了人，都是年轻的女孩，年纪最大的看起来也不过二十五岁，各个身材窈窕，肤白貌美。

如果是个男人坐在这里，肯定有置身天堂的感觉。

可惜现在身处其中的是叶言言，她如坐针毡。没想到一个卫生巾广告的征选，居然会有这么多人竞争。

美女们按照手上拿到的号码牌按顺序进会议室面试。

趁着还有五个号码的间隔，叶言言先去了一趟厕所。洗手的时候照镜子，她忍不住叹气，只上了一层 BB 霜是不是太清淡了，看外面那群妖艳的小妖精，自己毫无胜算啊。

她的背包忽然耸动了一下，从里面传出一个清晰的男声：“别磨蹭了，快出去看着，一定要挨到苏晓媛的经纪人来了，才进去面试。”

叶言言眉头一跳，表情极其纠结，检查了一圈厕所的隔间，没有其他人，她放下心，对着背包嘀咕一句：“别突然说话，让人发现了怎么办。”

背包里没有回应，她长长吐了口气。回到大厅她发现气氛有些不同，两个排号靠近她的女孩正在低声交谈。

“刚才进去那个就是苏晓媛的经纪人。”

“没想到这么一个小广告经纪人都要亲自把关，看来后面进去的人容易被挑中。”

“我听说，苏晓媛不喜欢选上镜比她漂亮的，所以经纪人才来看一圈。”

两人说话声音越来越轻，叶言言还在聚精会神听壁脚。会议室门打开，有人喊：“21号，谁是21号？”

她一惊，举起手上的号牌，21号就是她。

广告征选面试完，叶言言回到家里，脱了鞋扔了包，一头扑上床，把脸埋在枕头里，狠狠呼吸了两下。

身后有窸窣窣的声音，她翻坐起来，看着背包搭扣从内打开，一只灰色棉布偶慢吞吞地从里面爬出来——这个场景很惊悚，无奈她已经看多了，早就麻木无感。

“我可是照你的意思去面试过了，”她苦着脸说，“不管结果怎么样，你不能逼我了。”

布偶斜起眼看她：“瞧你那点出息。”

“你是没看到，刚才那一水儿的美女，个个不输明星。”

布偶爬上柜子，跷起二郎腿：“要说举止形态，你还差得远，赶紧的，把我昨天教你的练起来。”

叶言言一惊，顿时感觉四肢和腰部的肌肉有点发酸，刚打算哀号几

句赖掉今天的训练。就看到布偶凝视着她，露齿一笑，细碎的小尖牙，衬着它脸颊上猩红盘曲的伤口，马上让她冷静下来，不吵不闹，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心里却更加悲痛了——要说这件事的起因，得怪她有点轻微的强迫症。

从小时候红领巾打结要两边一样长度，到长大后衣服必须按色系长短厚薄摆放，每次看到不整齐的东西，都感觉心里那个难受，像是几万只蚂蚁在心上爬过……

今年6月，叶言言刚刚大学毕业，在江城找到一家发展不错的民营企业做行政助理。对她二本学校非重点专业的学历来说已经算是很不错的开端，她老实地上班，办了第一张信用卡，用第一份工资给爸妈买了礼物，生活按部就班，唯一不满意的地方，就是上班才三个月，她的腰就圆了一圈。

掐指一算，再过不久就到了容易贴膘的冬天，她仔细想了想，对象还没找到，不能这样放任自己。最近流行夜跑，她索性买了一套运动服，打算实行健身减肥。

叶言言租的房子在江城的西面，小区背后就是江城河，两岸有绿化带，车少树木多，向来是运动的好去处。她坚持跑了几天，这天晚上，她绕着河岸跑了一圈后打算回家，目光一扫，看到绿地的木椅上放着一只布偶，身子翻转倒着。她路过，回头瞄了好几眼，又折了回来，心里难受：没放正啊。她忍不住把布偶拿起来，端端正正地放在椅子上，这个时候天早就黑透了，河岸两旁的路灯亮着，光线暗淡，被树枝一挡更是斑驳，当她借着灯光看清布偶时，忍不住一声尖叫：“我的天啊！”

布偶面目狰狞、满是伤痕，尤其是那邪恶的笑容，在夜色里透出浓浓的恶意，让人汗毛直竖，浑身战栗。

叶言言吓得心跳漏掉一拍，赶紧将布偶放回原处，看了一眼，咬咬牙，将它摆正。

布偶蓝色的眼珠忽然一动。

她僵住，心怦怦直跳，叶言言啊叶言言，接受了十几年的唯物主义教育，可不能刚毕业就动摇了。

布偶脑袋微微一歪，目光朝她看来。

“啊——”叶言言脑中瞬间一片空白，尖叫了一声起身就跑，恨不能多生一条腿。她一口气不停歇地跑回家里，还有一种恍如置身梦中的感觉，双腿发软，手掌颤抖。

她关上门，喘着粗气上锁，手指颤颤巍巍的，转了两次才锁上门，转过身看到熟悉的房间，她才稍稍松了一口气。

错觉，一定是错觉。

过了很长时间叶言言才缓过神来，坐在床上给自己说道理，一定是天色太暗了，布偶的样子又太瘆人，所以才产生了这样的错觉。布偶怎么会自己动呢。子不语怪力乱神，她都大学毕业了，不能被封建迷信打倒，给应届毕业生抹黑。

她乱七八糟地想着，匆匆洗了澡，换好睡衣出来一看，刚才太慌了，运动鞋在玄关歪着，臂包也没放正。不行不行，看不下去，她重新摆放得整整齐齐后才安心上床。

这一夜睡得并不安稳，她脑中反反复复出现布偶可怕的脸，即使在梦中也吓出一身黏腻腻的汗。

一身疲倦地被手机铃声叫醒，她睁开眼，对上一双满是细微血丝的蓝色瞳孔。

“啊！”叶言言吓得魂飞魄散，缩进被子里埋着头，浑身哆嗦得像个筛子。

被子猛地被掀开，布偶挥舞着小手：“瞎嚷嚷什么，吓死老子了。”

眼看着布偶上蹿下跳，还一手指着自已，叶言言吓傻了，牙根发疼，手脚僵硬，脑中一阵阵轰鸣，一瞬间什么都忘记了，直愣愣地看着它。

“和你说话呢，听见没有？”

“你、你……”

“你结巴啊？”布偶横眉竖眼。

叶言言牙齿咯咯打战：“你、是人还是鬼啊？”

布偶抬起眉，额角猩红的伤口跟着一跳，目光变得越发凌厉。

叶言言吓得直往后缩，眼眶里浮起了水汽。谁知它并没有暴起伤人，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后，忽然一屁股坐在了被子上，沉默不语。

床上被套是黄色的田园小碎花，边角还有蕾丝，柔和的色彩衬得布偶的脸色都没有那么可怕了，还有几分怪异的滑稽感。可叶言言完全没有笑的心思，她缓过气，比刚才镇定了许多。一人一布偶，隔着被子相望。

布偶面色阴沉地开口：“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成了这个样子。”

叶言言捕捉到了关键信息：“你……以前是人啊？”

扫了她一眼，布偶满脸不高兴：“当然了。”

“那你快回家去吧。”叶言言立刻说，“要是家里人发现你不在了，多担心啊。”

“你是担心自己吧，”布偶撇了撇嘴，拆穿她，“我这个样子回去，

不得吓死他们。”

吓死我就行啊！叶言言敢怒不敢言。

“何况……”布偶露出无奈的表情，“以前的事，我记不太清楚了。”

什么？叶言言惊呆了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玩失忆啊。她警惕地看着布偶，只见它嘴唇一张一合：“我在椅子上躺了很久都不能动，你好像有点特殊。”

布偶叹了一口气，表情纠结成一团，简直令人见之忘俗。

叶言言惊疑：“特殊？”是手贱的另一种委婉说法？

他平淡地说：“看来我要跟着你一段时间了。”

叶言言顿时泪流满面。

兢兢业业工作三个多月，叶言言还是头一次迟到，部门经理虽然没有说什么，但脸色已不大好看。

她臊眉耷眼地垂着头回到办公室，同事们纷纷安慰她。谁还没有个头疼脑热抛锚堵车来“大姨妈”了？叶言言听得眼眶发热，她的情况比这要凄惨得多啊，家里有个能蹦会跳长相丑陋的布偶——这最大的苦衷偏偏不能说。

上网找度娘求助，显示最多的是电影，内容恐怖惊悚，说的是连续杀人犯灵魂附身在玩具身上。叶言言越看越后怕，心里七上八下，难受极了。

她拿出手机给周茵打了个电话。周茵是她大学室友兼闺蜜，平时没事就喜欢看些星座和五行，自诩学贯中西。

电话一接通：“言言，看到朋友圈的照片了是不是？我在洱海，真

是美死了，和电影上一模一样。星座说我本周桃花指数五星，今天晚上我就去泡吧，看是不是也能遇到个帅哥艳遇一下。”

“……”她差点忘记了，周茵上周就去了大理旅游。

“言言？”

叶言言揉着额角，情绪低迷：“周茵，如果有人遇到脏东西了，该怎么办啊？”

“什么脏？你是不是又犯强迫症了……哦，是那个脏东西？谁碰到了？你认识的？”周茵的声音有些兴奋。

叶言言脑子里还有些乱哄哄的，不想说太多打扰她的旅游，只含糊糊地说是邻居家好像进了什么东西。

“你们公司不是离鸿福寺近嘛，你去买点辟邪的挡一挡。”周茵在电话里出主意，忽然笑了起来，“以前你从来不信这些的，看来邻居家的事不小啊。你当心点，别因为好奇惹事上身。”

挂了电话，叶言言沮丧的心情略有好转，趁着午休饭也没吃就去了鸿福寺。寺院地处市中心，占地不大，香火却旺盛得令人咋舌。叶言言在各种语言的旅行团里穿梭，还诚心诚意地请了一炷香，点香，磕头，捐香火，一套程序走下来额头上已见汗。她在寺院里兜兜转转，找到专卖佛像和手串的地方，被普遍四位数的价格吓了一跳，默默在心里算了一下，实习工资，月底还要付房租、水电、卡账——实在是穷人气短，只能望佛兴叹。

不过最后也不算一无所获，在寺院背后的小巷里叶言言买到一面八卦镜，老板拍着胸脯保证这是一等一镇宅化煞的法器，开价三百块，还价到一百八拿下，附送一块高级黑色丝绒布。叶言言小心翼翼地包上，

回到公司做贼似的放进包里。

叶言言私心还是抱着一线希望，最好回家的时候布偶已经不见了，不然等她拿出法器和布偶大战——画面太美，不能再想下去。

下班推开家门的那一刹那，叶言言倒抽一口气，尽量不去看双人沙发，放下包进厨房，弄了好一会儿端着一碗热汤面出来，坐在餐桌前吃起来。

“你回来了。”布偶从沙发上探出头说。

“嗯。”她吃了一口面，心里盘算着什么时候拿出八卦镜时机最好。

“今天我找了一些新闻，看看有没有关于我的线索。”布偶跳到沙发靠背上，手里拿着平板电脑跟着一晃。

她眼角一抽，别开眼，默默吃面。

“只有一些乱七八糟的电影，屁用都没有。”

知道，她也查过。

“但是我好像对电影有些熟悉。”布偶继续说，瞥了她一眼，“我说的你听见没有？”

“平板！”叶言言忽然站起来，从茶几上拿过套子，从它手上拿过平板电脑，严严实实套上，松了一口气，“不用机套会划伤的。”她转头，看到沙发，咬了咬牙，不行，忍不住了，走过去，把座垫摆正，抱枕排好，整整齐齐如同排列的豆腐，就是抱枕四角的流苏，也被整理得一丝不苟的。她整个人都轻松起来，唇角弯起。

“处女座？”布偶好整以暇地站在沙发靠背上，口气唏嘘。

还是把法器祭出来吧，叶言言轻哼了一声，下定决心，眼角扫到餐桌上放着的碗筷，嗯，太散乱，还是先洗碗。

等她洗完收拾干净出来，布偶站在她的包前，让她心生不祥预感。

果然，它抬腿踢了一下黑色丝绒，露出其中的八卦铜镜。布偶嘿嘿笑了两声，弯腰两手抬起铜镜，正反都看了一下，笑眯眯地说：“我说怎么出去一圈胆子都肥了，哟，这是什么？杯垫？”

叶言言泪目了，俺滴娘哎，奸商，这算哪门子镇宅化煞？

“这是要收了我哪？”布偶讥诮。

“不是不是，”她急中生智，一把抢过八卦镜，“造型古朴，买来收藏的，我最喜欢中国风的东西了。”

布偶斜眼觑她，冷笑两声，转身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拿起遥控器看电视，不再理她。

看它生气，叶言言心里反而有些轻松，感觉它这样更像是一个人，趁着它专注于电视，她躲到厕所又打了个电话。周茵那里的背景音乐声震耳欲聋，两人沟通异常费劲。

周茵听完始末，大声嘲笑：“一百八十块的铜镜，连人都照不清，还化煞呢，你那邻居是有多傻缺啊。”

叶言言：“……”

“哎，你和邻居什么时候这么好了，这个时间还来讨主意，叶言言，坦白从宽，是不是勾搭上了？还骗我说是邻居。”

“少废话，”叶言言也急了，“就说你有没有办法吧。”

周茵立刻正经起来：“要说这种事我也没遇到过，只能纸上谈兵，不过万法不离其宗，一般这种情况那都是有怨念，心愿没有达成，懂吗？达成心愿就消散了。”

有点道理。

叶言言回到客厅，布偶靠着抱枕，目光专注地看着电视。

她不敢坐到沙发上，从这头走到那头，来回踱了两圈，往屏幕上瞥了一眼，电视里正在播放飞天奖颁奖盛典，人头攒动，聚集在红毯两侧，闪光灯此起彼伏，声势浩大，亮如白昼的射灯下衣香鬓影，俊男美女汇聚，场面华丽至极。

她试探着开口：“颁奖礼挺好看的哦？”

布偶沉默不语。

尴尬。

她呵呵两声，无人理睬。

非常尴尬。

叶言言狠下心，坐到了沙发的另一边：“过去的事你一点都没印象了？”

布偶纹丝不动，余光都不扫她一下。

软钉子碰了三回，叶言言心里也有些不舒服，索性不说话也看起电视。正好放到韩菲和童宇诚携手走上红毯，两旁粉丝们的尖叫简直要震碎屏幕。两人主演的《胭脂泪》今年大热，收视份额年度亚军。叶言言也追过好一段时间，迷得不得了。女主角扮演者韩菲五官精致，身材高挑，今晚头发一把束起，颈线优美，身穿银色鱼尾拖地礼裙，灯光下裙摆上水钻闪耀，璀璨生辉，越发衬出她的高贵美丽来，面对众多镜头极其自然大方。与之相比，男主角童宇诚虽然身材高大，俊朗帅气，却仍留着几分腼腆和生涩。

多家媒体评论韩菲都不吝褒奖之词，称她只需稳扎稳打，两年内必然能成为新生花旦之一。

要知道女星虽然众多，但是能被称之为花旦的，每一代也仅有四个。真是天生就该吃明星饭的，叶言言感慨。

啪——

身旁遥控器落在地上。

叶言言转过头，看见布偶抱着脑袋蜷缩在沙发一角，浑身哆嗦，她大吃一惊，噌地站了起来。

脑子里飞快闪过一个念头，难道是八卦镜起作用了？

布偶紧闭眼睛，整个面容扭曲在一起，好像承受着极大的痛苦。

“喂，你怎么啦？”她问。

布偶只是颤抖。

叶言言本来就是容易心软的人，观察了一会儿，先是惊疑，后来渐渐有些担忧。它虽然面目可怕，说到底并没有伤害过她。

布偶睁开眼，死死盯着电视屏幕上笑得恣意明媚的脸，眼神里种种情绪，像是压抑着深深的痛苦和愤怒，复杂难懂。

叶言言飞快拿起遥控关了电视机。

布偶把脸转过去，埋在沙发里。房间内别无声响，桌上亮着一盏灯，淡淡的乳白色，如泻了一地的柔和月光。过了不知多久，它的身体逐渐平静，趴在那里悄无声息。

从背后看不见它正面狰狞可怕的伤口，看起来像一只普通的棉布玩具。

叶言言松了一口气，轻手轻脚去厕所洗漱，出来时看到沙发上孤零零的小身影，动也不动，心里不知怎么绵绵发软。内心挣扎了一小会儿，